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七至六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臨川文集卷六十七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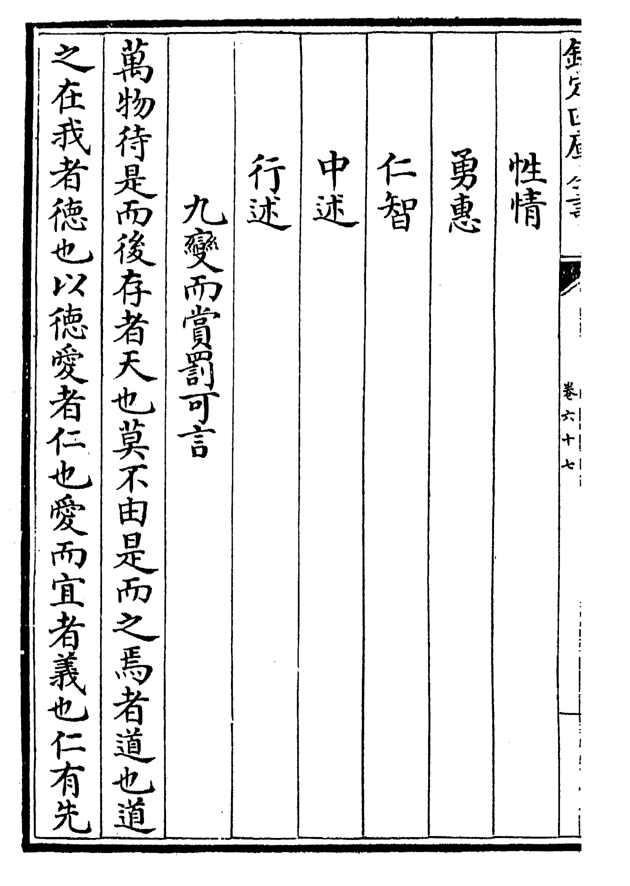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

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

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

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臯陶士
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廵狩此之謂
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頼時乃功
蠢兹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叙方
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
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
能知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
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

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為者皆不足以為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若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為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

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為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茍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

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

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葢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葢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

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

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

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

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為敝一而其為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

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為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為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為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為禮之權也且奢者為衆人之所欲而制令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徹於制禮之文而不違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釋者曰非禮之

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籍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籍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嗚呼葢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葢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

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

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刼於曹沬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葢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

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甞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

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葢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

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

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患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

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為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葢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葢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

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别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静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欲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

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智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

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顔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茍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

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絶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顔回為好學閔其餘則未為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茍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葢辨是與非者無所茍所以明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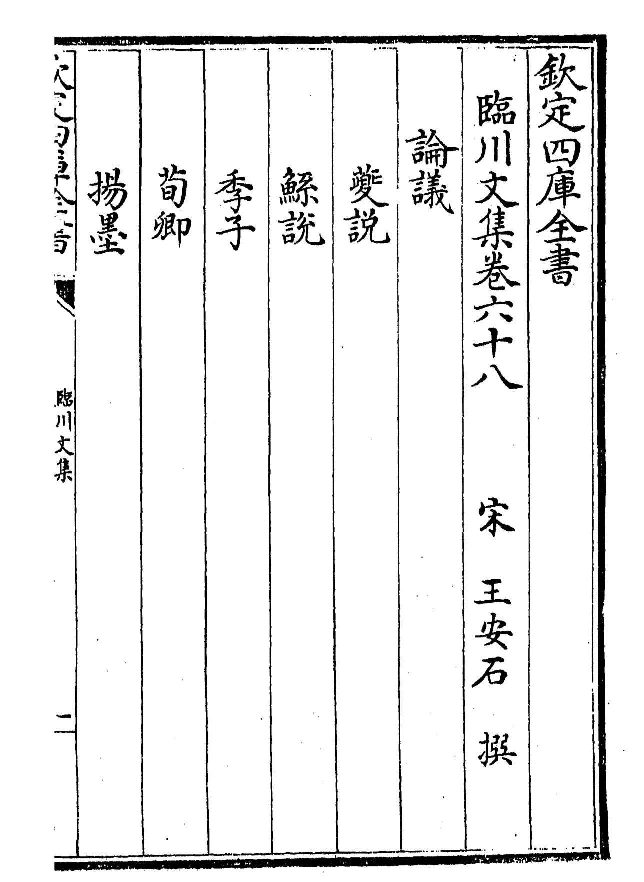
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慼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衞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衞衞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衞楚之郊其志猶去衞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

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葢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茍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臨川文集卷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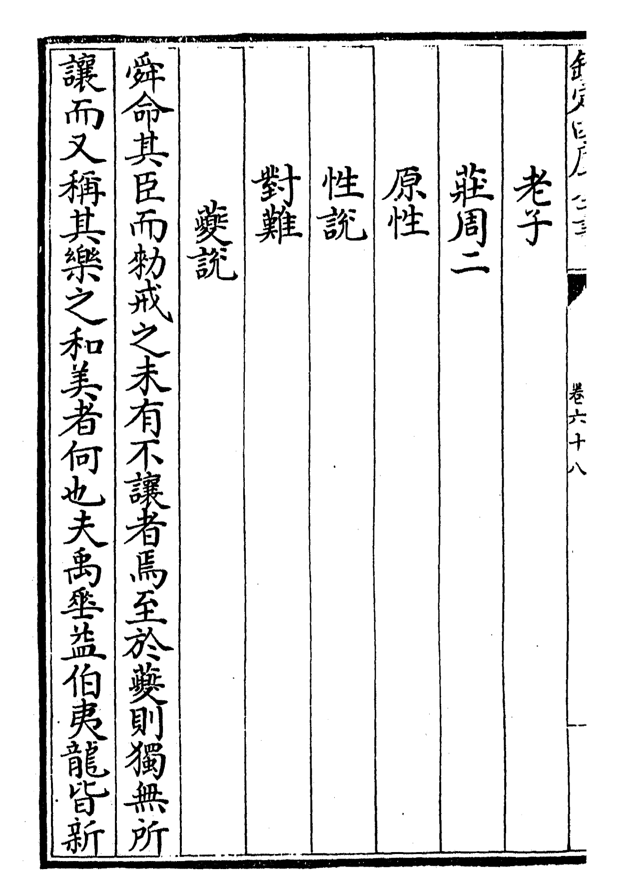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六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舜命其臣而勑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

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夔當是時蓋已為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勑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為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

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葢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為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為司徒也既

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為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為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為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為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

以為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皋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為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為伐耶葢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解説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益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

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為之三年之服葢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為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為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

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以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説蓋

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為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為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葢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葢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

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顔淵曰智者

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内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

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已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已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已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已

愛已是故能使人知已愛已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已愛已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葢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已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已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已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
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
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為也夫禹之於
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
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
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為已矣楊墨
之道獨以為人為已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
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

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為已為已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人為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已其為已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已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

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為人固知為已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為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為已之為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别而方以天下為已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為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巳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

聖人唯務脩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葢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葢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

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葢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

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

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樸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趍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獘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獘者也既以其說矯獘矣

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

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葢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

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

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益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葢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獘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

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為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

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説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為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

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為善者偽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偽也為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為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為偽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為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欲情者乎喜怒愛惡欲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

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葢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

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

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為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

於五主於一而行於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為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為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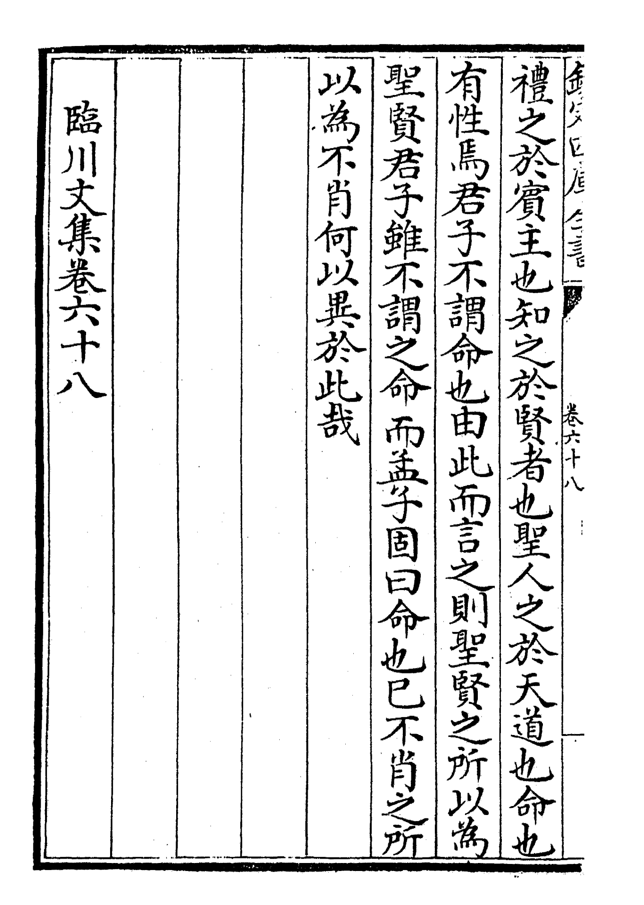
對難

子為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子者曰子之

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為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為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葢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

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為矣使舜為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為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為可強以為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

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為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為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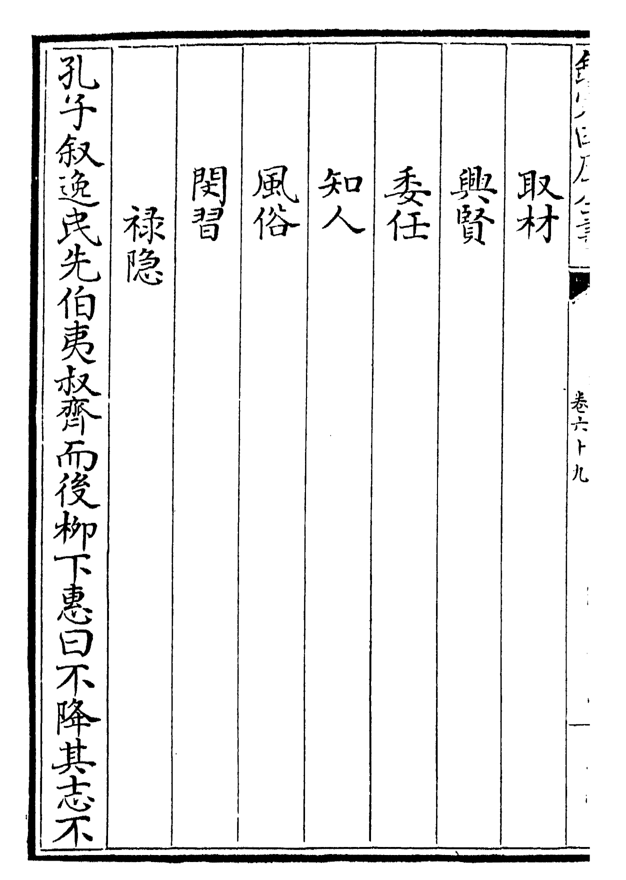
臨川文集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閱習

禄隐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禄隐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葢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㕑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

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

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禄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禄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

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嚚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

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

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於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

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

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

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

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
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
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
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
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
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
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
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

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

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

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艦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

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爲其子弟師長爲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權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

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於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

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

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

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茍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

忠則不疑其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其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葢高祖推已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遑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

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羣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甲事宂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

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

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烏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藕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藕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燕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

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為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宸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頓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為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

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滐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為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為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歛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

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裋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偽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做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

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耻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淳樸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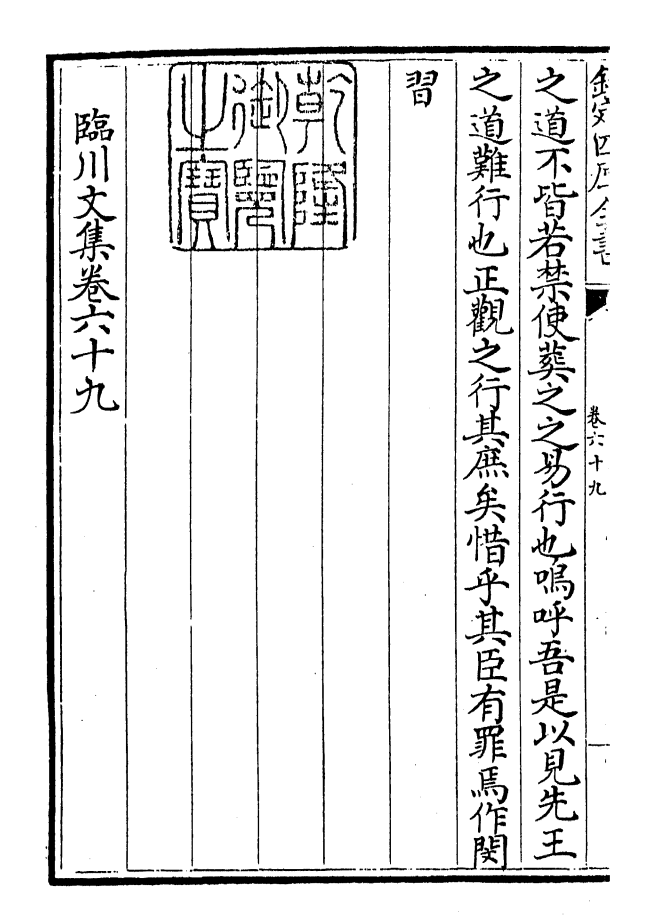
曁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税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畆田畆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内治而天下

不治矣

閑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

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臨川文集卷七十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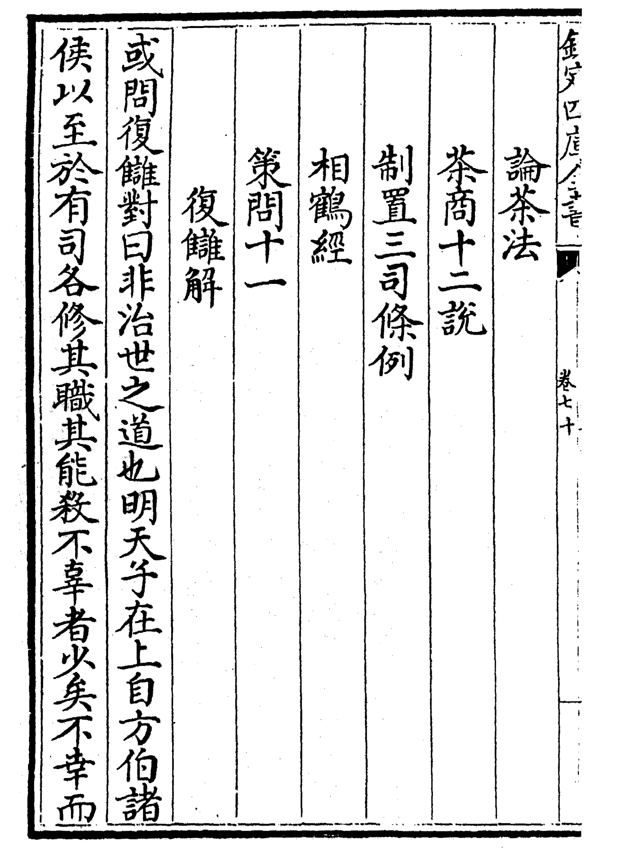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説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敎不辜者少矣不幸而

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辠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葢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辠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

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説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禄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

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葢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為也賢不肖吾所為也吾所為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為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羮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

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葢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為貴若賤天所為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為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

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葢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説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

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為謀又相忌也况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爲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

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為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為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葢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葢亦以萬計予甞睎汴之術士喜挾奇而以

動人者大祀官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名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歴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渇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

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為能決予亦能予不能則無異其即彼踈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説諗之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為便於古義實為宜而有非之者葢聚歛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

之間而不知與之為取之過也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絶於道路也既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為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為國者之所當務也况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弘羊與榷酤之議當時以為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

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
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刻百代之弊而復
堯舜之功而其為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為者則
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摧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
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
務以求利為功而不知與之為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
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為人父而摧
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

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茍脩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

此税既陷正税又饒是陷税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團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負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揔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榷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為不甚是遠挐之損五也

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償利已則精心精心則償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户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户偷竊主人殺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

不善也是非已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為二等新好
者支箕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
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
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鬻茶俵給戶
民憨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
巨商憨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
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
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

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為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觕以百里為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又為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

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

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揔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

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寛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

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為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黄二色土木之氣内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葢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

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為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為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

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為後世法得無明指之主牽制以名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已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為已功烏在其為堯禹也又以為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

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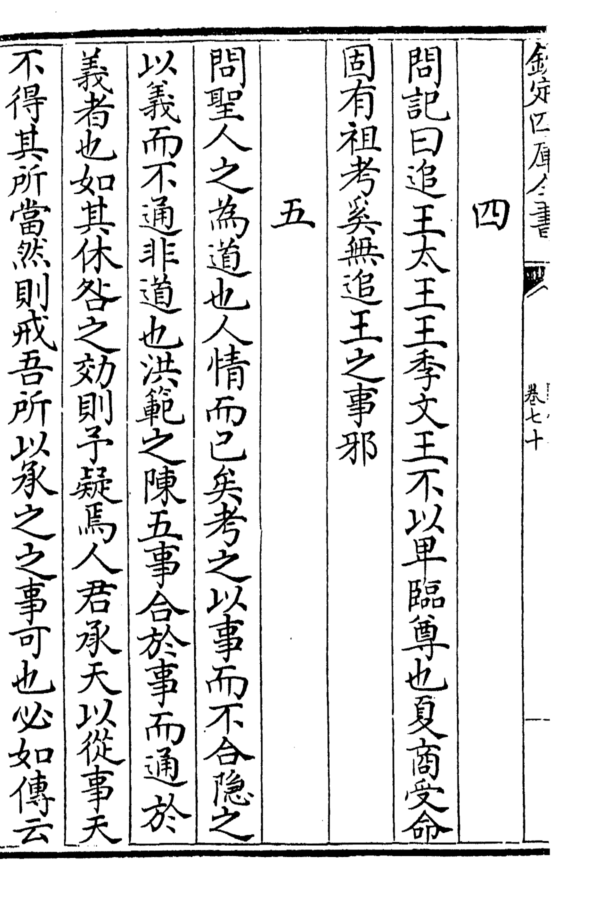
二

問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為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於士凡幾位自正至於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

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為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為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為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為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為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

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

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為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為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吕刑所謂三后恤功於民乃尭

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敎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於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説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黄帝獨曰黄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為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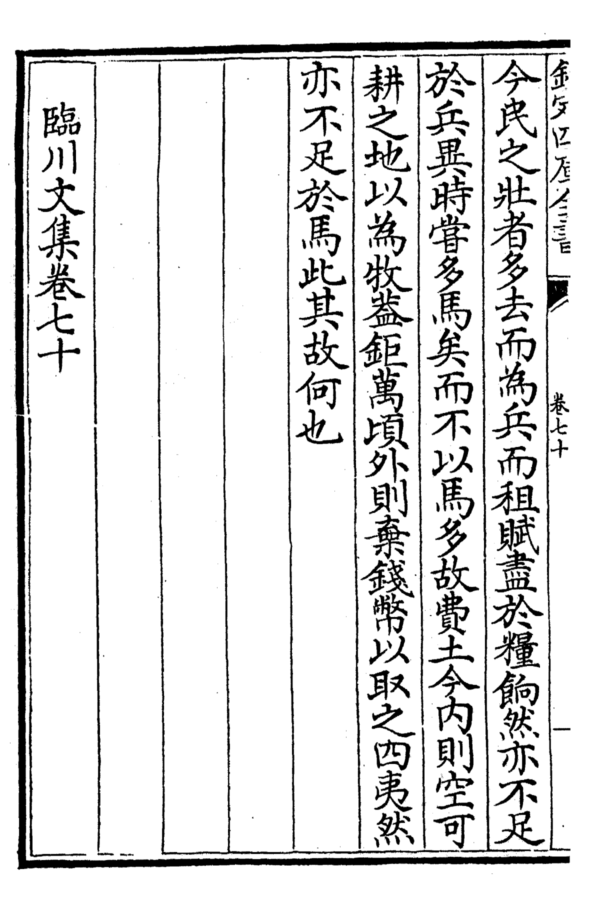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

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



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為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畀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内則空可耕之地以為牧畜鉅萬頃外則棄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